

4250

正風世界文學名著叢譯

Kidnapped
By

Robert Louis Stevenson

誘

英·史蒂文生著

羅塞譯

RW7653/18

正風出版社



THE
JOURNAL
OF
THE
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

1871-1872
VOLUME 2
PART 1
1871-1872

1871-1872



0950-0804(1871-1872)2:1;1-0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
初版發行

基本定價十四元

(外埠另加郵運等費)

世界文學名著叢譯

Kjdnappeb

誘

有著作權・不准翻印

著者 Robert Louis Stevenson

譯者 羅塞

發行人 陳汝言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總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
南京東海路一六八號
重慶沙坪壩六八號

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

分發行所

漢口交通路
重慶林森路
成都祠堂街

聯營書店

譯 序

史蒂文生 (Robert Louis Stevenson) 對大家想來不是一個太陌生的名字，我們都知道，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文壇上，他是有相當的聲望的，雖然他與狄更斯是生在同一時代，但他却並不因為狄更斯的成功而受到影響，並且，假如可以這麼說的話！他在某些地方，是遠勝於後起的哈代；尤其是他的綺麗的文筆，是獲得了當時的批評家的稱譽。

史蒂文生的作品，為一般人所稱讚的是「金銀島」(Treasure Isl)。「誘拐」(Kidnapped)與「卡特玲娜」(Catriona)等幾部，有人曾經這樣說：「史蒂文生的成功，是得力於最初的「金銀島」與最後的「誘拐」的。」這並不是過份的話！雖然他的作品都是以極審慎的態度所寫成的，但這三部的確是其中最為人所稱譽，也是他最成功的作品。

史蒂文生的作品在一般上是極富於魔力的！他能夠緊握住他所要寫的題材與所

要刻劃的性格！他能從日常的生活裏找出他所需要的材料，但他却不爲這些材料所支配！因此，這使約翰瑪茜在十九世紀的英吉利小說中，這樣說他：「在他（史蒂文生）的魔力之下，一個讀者要來批評他的小說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」

不過，如果以我們現代的人來批評史蒂文生，我們却可以給他這樣一個評語：「他是一個舊式的人物，並且在某些上是有些反動的。」然而，雖是這樣，我們却不能因此抹殺了他在當時代的價值，與他在藝術上的成就（正如對「魯濱遜漂流記」的作者狄福一樣）；因爲，我們讀一本文學作品並不是一口吞下去，而是要仔細的分析過，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東西，來滋養我們自己。假如譯一本書都需要說一下譯的動機的話，那我便是抱着這種態度而譯的！並且，希望本書讀者也以同樣的態度來讀它。

這本書，原名應該是「誘拐，戴維巴福的歷險記」，但用這來做書名，似乎太長了，於是便只用「誘」這一個字。

在原書中，題名下還有這樣一段註解，現在照譯在這裏：

「誘拐，是戴維巴福的歷險記，寫他怎樣的被誘拐與被送出海去；他在一個荒島上的受苦；他在西部高原的旅行；他與亞倫布呂克斯蒂華興及其他劣跡昭著的高原的茹科貝特的認識；以及一切他的奸詐的伯父，蕭斯的依貝奈塞所給他的苦難。這書是他自己寫的，現在是由 R. L. 史蒂文生來呈在大家的面前。」

本書是根據一八八六年發行初版的倫敦 Cassell And Company Ltd. 的插圖版本譯的。在原書中，每一章都有一個題名，現在省去。本書內，有一些註解，因為目前參考書籍不在手邊的原故，所以不能加上，望希能在第二版時，或者是能找到材料時，作一次補充。

對我自己的譯文，我是不大敢相信的，雖然我已經盡力的使它與原文相合，但我想與原文出入的地方仍然不少，希望讀者能給我一些指示，以便再版時可以更正了一些。

獻言

我親愛的查理士巴克斯特：

假如你讀完了這個故事，你一定會提出一些超過了我所能回答的問題來：譬如，怎麼亞平的謀殺案要發生在一七五一年，怎麼多倫灘離依萊島會這麼近，或者，為什麼當一切觸到了戴維巴福時作者是沉默的。這些堅果可不是我的力量所能打破的了。但假如你以亞倫的有罪或是無辜來難我，我想我是能辯論的。有一天你會聽到亞倫與亞平的謀殺是無干的傳說的。要是你去打聽，你會知道那開槍的「那一個人」的子孫現在還住在那裏。然而這個人的名字，倘若你要問，你將得不到，因為高原人是把它看做一個祕密而保守着它。我還可以說明一點，而且不能作別的辯護；便是極誠實的承認，我一些也沒有達到我的願望。這一本書並不是博學者的書室裏的珍品，但却是一本在冬天的傍晚，談天已經談過，快要睡覺時所可以看的書；並且，那英勇的忠誠的亞倫，將不用什麼功夫，便可以把青年們的注意力從奧

立得（註一）那裏吸引了過來，而使他走進高原上的一個世紀的境地裏去，而且在牠睡着後他的夢裏都將混進一些有關的幻像。

至於對你，我親愛的查理士，我並不要求你喜歡這個故事。但也許等它古老些後，你的兒子將會喜歡它；那時，他也許很高興能在扉頁上看到他父親的名字；並且同時他也會高興地把它置放在那裏，而且起憶起了這些是快樂與有些（在當時回憶起來也許是可愛的）悲傷的日子。假若讓我也從一個時間與空間都相隔很遠的境地裏，回頭來看看那些消逝了的往事，這可是極令人奇怪的；這也一定會使你奇怪的，假如你又走上那些街道——很可能那年老的投機家又開了一個店，而把我們同司各脫（註二）與羅伯特愛米特（註三）與那可愛但無名的瑪克本（註四）排列在了一起——，或者可能經過公園的的角落，又達到了集會，而參加進去，同大家坐在一起喝啤酒。我想，我會看見你，在平和的晝光下動作，並且以你的從前就有的眼睛，看着那些當時變成了夢中的集會地點的那些地方。啊！在這當中，往昔的一切一定在你的記憶裏呈現出來了！然而，讓它永遠不要現出一些對你的朋友的一切

想像。

(註一) 奧立得、是英國的抒情詩人。

(註二) 司各脫、英國名作家。

(註三) 羅伯特愛米特、英國作家。

(註四) 不詳

R · L · 史蒂文生。

在可愛的一七五一年六月初的一個早晨，我走出門來，這是我最後的一次能用鑰匙啓開我父親的房子的大門，以後我將開始我的多險的生涯了。當我走上大路時，太陽已經開始把它的光輝照射在山頂上；我走到牧師的家門前時，烏鴉正在花園裏的紫丁香叢中嘶叫着，同時，籠遮着村莊的霧也在這黎明中開始發生與消散。

依生登的牧師，卜目貝爾先生已經在花園門口等着我了，良善的人啊！他問我吃過早餐了沒有；見我不要什麼，他用雙手握着我的手並且和善的拍了拍。

「好，戴維，孩子。」他說：「我要送你到那小河邊去，好看著你上路。」
接著我們便沉默的開始向前走去。

「你離別依生登覺得難過嗎？」過了一會，他說。

「啊，先生，」我說：「假如我知道我是到什麼地方，或是喜歡自己的改變，那我一定坦白的告訴你。依生登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地方，在這裏我曾經通過過極愉快的日子；但這是在我沒有到過別的地方的時候的事。自從我的父母都逝世以後，在

依生登我已經不比在匈牙利還多有親近的人；並且，老實說，要是我知道去的是一個能給我較好的機會的地方，我一定帶着一個美好的願望去的。」

「啊！」卡目貝爾先生說：「很好，戴維。那我應當把你的一切告訴你；或者，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。當你的母親死後，你的父親（那位可敬的基督教徒）也接着害了致他死的重病，他交了一封信委託我，他說這便是你得的遺產。『在我死後，』他說：『房子弄好，什物賣去』（這一切，戴維，都已經辦到了）『把這封信交給我的孩子，叫他到蕭斯——地名。譯者——的家裏去，那裏離克萊蒙德是不遠的。那是我所來的地方，』他說：『同時，也是我的孩子應該回去的地方。他是一個堅強的少年，』你的父親說，『也是一個機警的上路人；我相信他路上一定很平安，並且一定會喜歡他去的那地方。』」

「蕭斯的家！」我叫道：「我的父親同它有什麼關係啊？」

「不知道，」卡目貝爾先生說：「誰能說得出一個究竟呢？但這家族的名字，戴維，孩子，是你所出生的——蕭斯的巴福；一個古老的，誠實的望族，也許在近

來是衰落了。你的父親也是一個有着與他的地位相適合的教養的紳士；沒有人比他更能領導人；但是並不是說他的儀態或是言談是像一個普通的牧師，而是（像你自已所能記憶的）我極高興能有他在我的家裏去接待紳士們；在我們的一族中，卜目貝爾凱倫特、卜目貝爾董士威爾、卜目貝爾敏契、以及別的，同着一般大家所熟知的紳士們都很喜歡同他做朋友。好，這裏是遺囑書，是我們逝世的親人所親手寫的。」

他把信遞給了我，信封上是這樣寫：「交蕭斯依貝奈塞。巴福先生，由我的兒子戴維。巴福送呈。」這樣的巨大的期望突然出現在一個十七歲的少年，而且是依特呂克森林的一個可憐的鄉村牧師的兒子的眼前，我的心快被抑制住了。

「卡目貝爾先生，」我吃吃的說：「假如你處在我的這種境地，你想去嗎？」

「我敢說，」這位牧師說：「要是我，我一定去而決不猶豫。像你這樣一個強健的少年到克萊蒙德（它離愛丁堡（註一）並不遠）去是走兩天就可以到的。既使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，你的高貴的親戚（我只能認為他們可能同你是同一血統的）

也會開門送走你，並且，你只不過又走兩天便可以仍回來敲牧師的門的。但我只希望你被好好的接待，像你不幸的父親所預期的，並且，無論如何我是知道早遲你會成一個偉人的人的。晤，戴維，孩子，」他又說：「它促使着我的良心要我利用這次離別，使你在公正的保護下躲開一切世上的險惡。」

他想找一個舒適的坐位，看了看路邊的一棵樺樹下的一塊大石頭，便一面說着在上面坐了下來，這時，陽光正照射在我們的身上，他把手帕放在他的高帽子上遮着。然後，舉起了他的食指，首先他要我反對那些不在少數的異教徒，並且迫切的勸我立即就加在我的祈禱與讀聖經中。這做了以後，他拿出了一張畫片來說是我剛要去的那房子的畫，同着我應該怎麼同裏面的人相處。

「戴維，忍耐對事物是無害的，」他說：「要記住這些，雖然你的身世是高尚的，但你却受了一種鄉下的教育。不要替我們丟臉，戴維，不要替我們丟臉！在你的那巨大的家中，同着上上下下的那些僕人面前，在意想上你要把自己顯得優良，審慎，敏捷，說話可要儘量沉着。至於對那個地主——記好他是個地主；我不要再

多說；敬重他。服從一個地主是一種快事；或者，對一個青年是應該的。」

「好，先生，」我說：「也許是的；我可以答應你我一定試着這樣去做。」

「啊，說得很好，」卡目貝爾高興的說：「現在說句適合，或是（說句雙關話）不適合的話。我有一個小袋子，裏面有四樣東西。」說着他伸手去拿，費了很大方才從襯衣的口袋裏把那個袋子拉出來。「這四樣東西，第一件是你在法律上應得的：這小袋錢是你父親的書籍同勃倫辛，是我買了（在先我已經解釋過）準備轉賣給來接任的牧師。另外三樣是禮物，要是你收下了，那我同卡目貝爾夫人一定會很高興的。第一樣，是圓形的，它可以在你第一次出門給你點好處；不過，啊，戴維，孩子，它只不過是大海中的一滴；僅只能幫助你一點點，並且會像清晨一樣的消逝的。第二樣，是平面的，方形的而且上面有字，它能伴着你生活，就像一段良好的路基之對於路，一個舒適的枕頭的對於你病中的頭一樣。至於最後一樣，是立體的，它將會看顧你，這是我所祈求的願望，走進一個更好的環境。」

說着他站了起來，脫了帽子，大聲的祈禱了一會，並且爲一個青年的走進社會

加了些感動的話；然後突然拉我到他的懷裏緊緊的擁抱我；隨後又傷感的看看我；接着哭了起來，咽哽的向我告別，轉了回去向着我們來的路緩慢的跑着回去，對別人，這可能是很可笑的；但我却沒有笑的心情，我一直注視着他，直到他不見了；他沒停下來，也沒有回過頭。這時他的爲我的離開的傷感都一齊湧上了我的心頭；我的良心沉重的急速的策打着我，因爲，我是極喜歡離開這安靜的鄉野，而到一個巨大的，喧亂的家裏，去同那些同我是一族的有錢而有名望的親戚在一起的。

「戴維，戴維，」我這樣想：「你真是這樣的忘恩負義嗎？你能夠忘記舊的愛寵與舊的朋友嗎？旺，旺！你不害羞嗎？」

我在石頭上坐下來時那良善的人已經看不見了，我打開那袋子看看他給我的禮物。他叫做立體的那東西，我並沒有怎樣懷疑它；結果原來是一本蘇格蘭的孩子用了掛在頸上的小聖經。他叫做圓形的我發現是一個先令；第三樣，那能極神妙的在我病中或是平時幫助我的，原來是一小張粗糙的黃紙，上面用紅墨水寫着：——

「百合水製造法。」

將山谷中之百合花摘下，置於瓶中蒸溜之，至時取所得液體一匙至兩匙收藏備用。此種百合水能使患麻痺性之啞症者恢復常態。對痛風症本水爲一種極佳之藥劑；功能加強心臟機能，增進記憶；若將花放於密閉之玻璃瓶中，置於燐穴一月後，即可得一種液體，將其收藏備用；其功效極爲宏大，不問對患病或健康之男女均有補益。

後面，牧師又加上這樣的幾句：

「另外，若遇扭傷或挫傷，可用之擦患部；若暴燥不安，可每小時服一食匙。」

的確，這使我笑了起來；但這笑簡直是可怖的；我喜悅地把我的小包扎在手杖的頂端，涉過了淺溪，爬上小山，向着遙遠的那邊走去；到走上綠色馬路時，我橫穿到路的另一邊最後的瞥視了一眼：肯克依生登，那牧師家附近的樹叢，那有我的父親與母親長眠在裏面的，教堂園地裏的那兩個大土堆。

（註一）愛丁堡是蘇格蘭的一個港口，位於福爾斯灣內。

二

在第二天的上午，我到了一座小山的頂上，在那裏，我看見了在海邊的鄉野；也看見了那在鄉野的中央，在一匹綿延的山上的，像一個爐灶似的噴着烟的愛丁堡。堡壘上飄揚着一面旗子，無數的船隻有的在航駛，有的則在海灣處下了錨靜靜的停着；這些雖然都離得很遠，但我却能極清晰的看得見它們；並且，它們還把我思鄉的心也激動了。

我走到一個牧羊人住的屋子前面，得到了一個去卡倫蒙德鄰近的草率的指示；因此，我不得不一再的詢問，由卡林東向西方走去，這樣，我終於走上了格拉斯哥的大路。在這裏，給與了我無限的驚奇與歡欣，我看了一隊吹着橫笛行進的軍隊，隊伍的每一步都是合拍的；前面是一個騎在一匹灰馬上的紅面老將軍，再過則是些戴着破布式的帽子的擲彈兵。面對着這些紅色的衣服，聽着那些動人的音樂，生命的驕傲彷彿在我的胸中升起來了。

再走不遠，我便走進了卡倫蒙德教區，於是我便開始詢問我要去的蕭斯的家的